

萬 有 文 庫

第 二 集 七 百 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羅 馬 尼 亞 短 篇 小 說 集

楊 彥 劭 選 譯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譯者記

這六篇短篇小說，是四年前做學生的時候翻譯的。回想這四年裏，我之外幾多變遷，我個人再外在的生活又幾多變遷，往事成灰，以後不知還有這樣餘裕的心情來再譯寫這類清淡雅麗的作品否？那末能够把這幾篇印出來，在現在實在是可以滿足的一件事。

根據的是英譯 *Rumanian Stories*，英譯者爲 *Lucy Byng* 女士，亦即羅后序中所稱 *Schomberg Byng* 夫人。原書共有十五篇，代表九個作家。在梅黑定茨教授的序裏都有簡略的介紹。但可惜譯者沒有機會一一譯出來。

最後謝謝曾經直接間接幫助過譯者的友人們。

彥劬二十年一月，北平

羅馬尼亞后序

在英國，羅馬尼亞文學不甚爲人所知。和其他諸國的文學比較起來，羅馬尼亞文學未免不很豐富，但這不是沒有引起真真興趣底特點。

和別的與東方接近的民族一樣，即使農夫們，在他們日常的言語裏，也有一股詩情底流露。他們的表示逼真而委婉，在他們所唱的歌裏，都有類似命定論者的悲哀。

我們的詩人已經適應那種特殊的情調，經我們的文人在散文裏和詩歌裏所採用而發達的，大都是通俗的體裁。

羅馬尼亞文學有著名的歷史家和批評家。在這短短幾行裏，我不想說他們的成就；不過奇怪得很，小說作家在羅馬尼亞只有極少數的幾個人——大小說家還不曾出世。

羅馬尼亞人以詩人與短篇小說作家爲最特出。在後者，他已是青出於藍的匠手。所以正當

我很盼望我們的國家在英國能够更爲人瞭解的時候，我是很高興鼓勵 Schomburg Byng 夫人的這本書底問世的。

這幾篇短篇小說，每篇是一件小藝術品，深刻地表示着羅馬尼亞的一般生活和思想底特徵；因此，我相信能够使那些留意文學的發生興趣。

我個人覺得很感激 Schomburg Byng 夫人，她想到使羅馬尼亞文學底這個有趣的特點更爲一般英國人民知道。我十二分真摯祝福這本小書。

瑪麗一九二〇年一月，

梅黑廷茨教授序

Professor S. Mehedintzi of Bucharest University and Romanian Academy

就詩歌而論，羅馬尼亞文學在十九世紀已經達到歐洲的水平線。哀米耐居 (Eminescu) 可以與力阿巴狄 (Leopardi) 並列。戲與長篇小說沒有第一流的作品可以代表，但短篇小說表示着羅馬尼亞的寫作不斷的向上進步的傾向。

下面的短篇小說是從好幾位作家的作品裏選出來的。不過要決定他們各別的价值，是不可能的；因為這先要對於羅馬尼亞文學有整個的認識。然而我們還可以對於各位作家大略說幾句

Negruzzi 對於羅馬尼亞文學和司各脫 (Sir Walter Scott) 對於英國文學相像。差不多過了一世紀以後，歷史小說還是以他的作品為最傑出。

Creanga 完全是羅馬尼亞產；農夫出身，一句外國話也不懂，他的心全浸潤在童話，俗語，一

般人的談諧裏。他的寫作有一種幽默與他獨有的比喻，使他的作品差不多不能移譯爲別國言語。

Caragiale 我們的著名的劇作家，恰和 Creanga 相反；是一位博雅之士，對於文學與藝術造詣都很深。復活節火炬一篇使他與大短篇小說家相比，可無愧色。

Popoici-Banatzeanu ——死的很早——和 Brulescu-Voinesti 比無論那位作家，倫理色調來得濃厚，他們的作品有英國小說底風味。有幾處他們的筆調有如迭更司 (Dickens) 那般的鋒利。

Slavici 也有同樣的色調。他長在匈牙利，他的 Popa Tanda 象徵着羅馬尼亞的人民數百年以來受異族註(一)的凌夷，迫不得已，在他們自己的工作裏去求安慰。

DeLavrancea 是有名的演說家，是傳奇作家；但 Sadoveanu，年青的散文作家中間著作最豐富的一位，卻具有一般長篇小說短篇小說作家底技巧，使他與杜格涅夫和顯克微支的作風近似。

Beza 和上述各家都不相同。從馬其頓的高山裏，他給國民文學帶來了巴爾幹半島上牧童們生活底新描寫。常常在路上，在高山或原野裏，懷着對於異族人 註（一）（在他們中間他們走過）的恐懼，他們的生活顯示着精神的集中。在 Beza 的作品有一種神祕的意味，一種畏縮的感覺，那把讀者完全吸引住了。他雖然年輕，但他卻有古典作家的品質。

註（一） 異族人指土耳其人，當土耳其國勢最盛的時候，她橫跨歐亞非三洲，巴爾幹半島整個的在她統治之下。

目錄

譯者記

羅馬尼亞后序

梅黑廷茨教授序

湖上仙子

曼約羅底旅舍

哥士瑪·拉加埃

漂泊的人們

初生之雛

伊麗耐

一

一二

三〇

五〇

六〇

六九

湖上仙子

M. Sadoveanu 著

一天晚上，老人科斯台告訴我他的青春時代的一個奇異故事。

他開口說，柴胡的老磨坊，至今還兀立在波畢列加湖畔。這是一所臨水的黑色的房屋。六個輪盤受巨大的水流的衝擊力轉動着，這水流從水溝衝來，環流於房屋的四周，軋軋的震天價的響。上面浮着無數的泡沫，終日水的澎湃之聲不斷，房屋也好像震搖起來。

現在是這樣，我常在那些地方遊逛的時期——這是距今長遠長遠的了——也是這個樣

子。

我記得是一天夜裏，如一篇神仙故事裏的一個夜裏一樣，銀色的月光普照大地，只有青春時期能看到，只有青春時期能感到的一個夜裏。

那時是七月。我獨自肩荷着我的鎗到湖畔去。成羣的水鴨在蘆葦叢上飛過，誘我繼續前進。我眼看他們迅速飛過清朗的空中，那黑點漸漸變小，終於在夕陽的玫瑰色的雲裏消失了。我從堰上經過，水在那裏狂吼，兩旁栽着保護這狹道的矮楊柳樹。我走近磨坊了。綠色的水流掃過水溝，有白色的泡沫圍流於黑色的房屋四周，園場裏牛卸了軛正在反芻，在牛車旁睡着，年老的磨坊主，他是柴胡的曾孫，正從磨坊小橋下來，嘴裏含着一根烟管。在使人耳聾的水聲和輪盤軋軋的轉聲中，人們靜靜地等待着，亮晶晶的浪花四濺在老房屋上。

『祝你康健，我的老朋友西密恩！』

『謝謝你，先生。田間作物豐茂嗎？磨着好麥粉嗎？』

這是老人照例的問題：鄉裏磨着好麥粉嗎？

「好，我的老朋友西必恩！」

「讚美上帝，」老人說。「你可好嗎，先生？你從來不看我們的。你只記得打水鴨罷！」

「是的，我老惦記着哩。我打算今夜守候在堤上。或許運氣碰到我的路上來。」

「好，祝你如願。瞧，柴斐拉給你領路罷。」

正當這個時候，來了磨坊主的姪女。她是一個二八年華奇異的少女；身材中等，雖然纖瘦，肌肉却頗豐碩；兩頰因常受太陽光之故，微帶黧黑，一雙灰色的眼睛，如此流動，如此出衆，如此閃爍，真是我所從來不曾見過的。她的面貌雖然生得並不十分可人，但是她的兩道柳眉下的一對灰色的眼睛，卻使她有一種特殊的吸人的嫵媚。

老人那麼說時，她連忙停住，雙目閃閃，急接着說：

「我不願意給他領路！」

「爲什麼不願意？」我帶着驚訝的神情問，同時老人微笑着。

「就是因爲我不願意！」柴斐拉說，斜睨着我。

「很好，」老人泰然地說，「不要帶領他好了！」

少女半閉着眼睛，端詳地看我一回，於是嬌滴滴說：

「我終歸還是領他能！」

老西宓恩開始和藹地笑了，轉身向磨坊小橋走去，柴斐拉仍留在我的前面，亭亭玉立，她的兩手垂着。她低着頭，但她灰色的眼睛仍不時由眉梢下射視我。她的頭上不曾戴帽，她的金黃色的頭髮光滑地埒過兩額，挽成一個髻，貼在頸後；一朵白色的，美麗的，似乎是銀製的百合花插在她的鬢髮際。白色的襯衣下呈現她的胸部起伏的曲線。藍的短裙平直地垂到腳踝。

她忽然抬起頭來，微笑着嬌羞地望我一望。她的潔白的牙齒在她的薄唇中顯了出來。接着用她的眼給了我一個暗號「來！」

我跟着她。她敏捷地向前走；她的苗條的姿態大體清楚可辨。時時她轉過頭來，她的牙齒顯了出來。她把小船的纜繩解開，一躍而入，簡短地對我說：

「跟我來！」

我坐定之後，她鼓起她的氣力，捏緊篙子，把船撥開。好一會，我們的船是在蘆葦叢裏和在水草上面。我們到空曠的水面的時候，她便放下篙子，掉起槳來。小船簸開清澄的湖面，夕陽餘輝的反照，水在閃閃發光。槳在水面上輕柔地打，發出音樂般的聲音。少女全身有節奏地運動着，真是有說不出的，消魂的美麗。銀色的百合在秀麗的金黃色的頭髮上顫動着。

靜漠統治了湖上的四周。睡蓮顯映在金黃色的夕陽裏；蘆葦和諧地沙沙發響，青蠅在眼前飛過，宛如一道藍的電光。

暮地裏少女轉動她的奇異的灰色的眼睛看我。

『你今夜就這樣守候着水鴨嗎？』她問。

『是的，我得守候着。』

『好。』

她的嗓子有一種美妙的像銀子般的響聲。我問她：

『你以爲這是奇怪的嗎？』

「不，」她說，轉過她的頭去；「但你可不怕嗎？」

「我怕什麼呢？」

「怕湖上仙子呀，」她帶着堅確的神情說。

「怕水裏的女神嗎？誰是湖上仙子呢？」

「什麼？你不知道嗎？湖上仙子？」

她的眼睛故意地端詳察看我的面容。

太陽快要下山了；湖上的水光逐漸暗淡；一隻鸞鷟在我們的頭上飛過，牠的兩翼緩緩地擺動，牠的啼聲經過靜悄悄的蘆葦叢，傳來一陣淒涼底戰慄。少女看看我，她的牙齒，在近於狐狸精般的風騷的微笑時，呈露出來；牠的清麗的面龐好像反映着綠的水色。我不能描摹我感着什麼，只知少女的妖豔，真令人心顫。在四周有蘆葦雜草配襯着的晚景裏——位於水天之間——她就是湖上仙子了。

小船攏在一個洞旁了，停住不動。

『我們到這裏了，』少女說。

我緩緩地登了岸。但是她的魔力使我的心頭蕩漾起來。我驟然轉過身去，把她的面龐捧在我的手中，我想吻她的眼，那裏是深深蘊藏着湖的祕密的。她嫵娜地抵拒，身子微微擺動，笑聲壓壓，我不曾吻着她的眼，卻觸着她的唇了，那是像火燒一般熱的。

我覺着她抽身而去，我覺着她那兩隻奇異的眼睛在釘視我，小船離岸，又溜入蘆葦蔓草間了。湖上仍歸沉寂，靜漠裏只能聽見遠處槳打水的輕柔的聲音。我在洞裏安排下一個蘆草的小舖位，攤開我的粗呢的外套，審察一下我的鎗上的扳機，我候着水鴨的時候，於是便浸沉於遐思裏了。多麼奇異？我完全明瞭我的境地了；我很知道仙子並非別人，就是磨坊主的姪女柴斐拉，臉上被太陽光炙得黧黑的，或許竟是一個簡樸的鄉下少女。但是雖然這樣，這雙眼睛，這般笑聲，是足有魔力，如有些野花的強烈的香味一般，使我陶醉的。

在逐漸暗下去的黃昏的陰影裏，她像幻影般存在着，浮在湖心裏，浮在睡蓮的中間。我被鳥翼迅速的飛翔聲驚起。我起來。一羣的水鴨在我的頭上飛過。這個事實把我的先前的遐想驅逐

淨盡了。我手中握定鎗，描準着預備放射。受了水鴨翅膀撞擊的蘆葦叢裏，黑鴨和水鷄互相呼應；一陣輕風吹過蘆葦叢。鳥兒三五成羣飛過夜的漆黑的天空。我放了幾彈。鎗發出深遠的聲音，遠在湖的那面傳來回聲；數隻水鴨捨離了同伴，跌了下來，平靜的水面因而起了漣漪。夜影漸漸濃厚，不能看清楚水鴨了，只能聽見他們飛過時一陣小風般的聲音。旁晚的微風停止，環湖佈展一層靜默的空氣；只有黑羽的大鳥在頭上飛過時，高聲地叫着：『吱！』『吱！』時時在夜的靜漠裏，聽見深遠的淒戚的幽弱的鷺鷥的啼聲。

星光在天上閃耀，倒映入水底——月亮大概尚須一點多鐘才會出來。我披上我的外套，開始思量那雙灰色的眼睛，在逐漸深沉起來的靜默裏，磨坊和堰水的聲音遠遠尚可聽見；有的地方狗在狗圈裏叫；有的山上發起光來，黑暗中可以瞥見一陣明亮的火焰。那柔軟的體態，那雙眼睛，這般笑聲，以及與湖光和眼色那麼調和的百合使我神蕩了。現在她已不只是一個受太陽親吻着的，受和風愛撫着的，簡樸的鄉下少女了；她的每種動作，每種態度，都有些特殊之點呢，而且還有些奇異的呢。

我一向到磨坊去的時候，不曾看見過她，我會聽說老人有一個妖精般的姪女，但我卻從來沒見過她一眼。但是現在一件小事重現於我的心裏了，在那個時候，我對這事卻沒有關心。有一回，我曾覺着有一副流動的眼睛射過磨坊小橋的罅隙，在窺視我。那雙眼睛一定是她的；這麼閃爍着，充滿光亮和情意的。那裏，在黑夜裏，這次熱烈的接吻好像把我燃燒起來，我等待着——我等待着什麼事，這連我自己也不能說明。

我出神地夢想那雙灰色的眼睛。我不能說——或許我已陷入睡熟了。我醒來時，月光已佈滿大地，湖上的水面全澎湃着銀子般的月色了。水亮晶晶閃着，夜靜靜的，磨坊也靜靜的；遠處堰門的水還如在夢中一般作喃喃的聲音。

各處水面起來圈圈的微波，顏色如瑪瑙般的鮮麗；成羣的水鴨正在月光之中沐浴。我把我的手放在鎗上。我舉目四顧，預備扳鎗機——那時我可停住了。幽揚的歌聲，不很分明，從湖裏播來我的耳鼓裏。這是一隻簡易的歌，而且單調的，但是牠的深遠，水上嫋嫋的餘音，清麗的月色，卻給與一種不可捉摸的魔力。我立刻想起了湖上仙子。